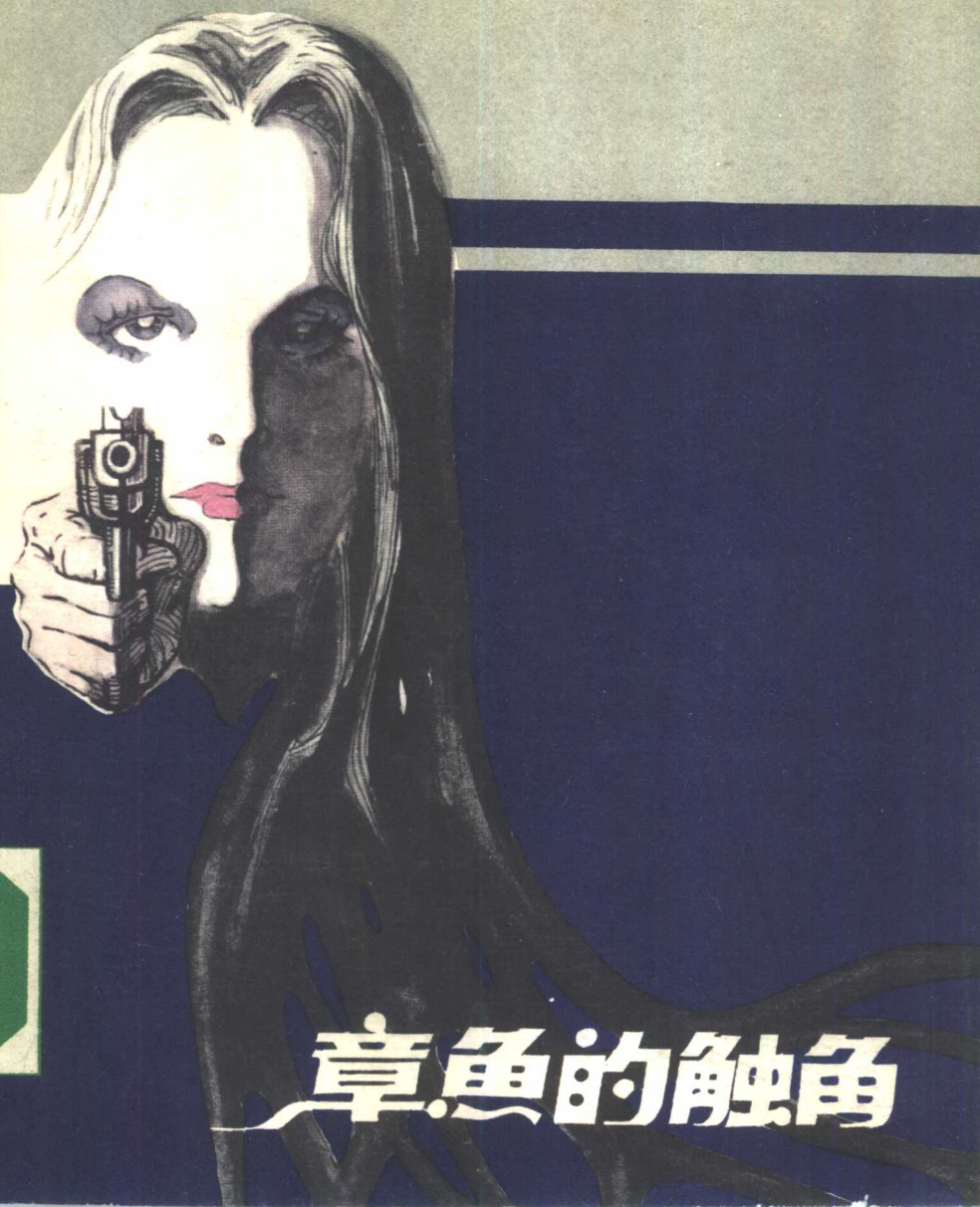


〔苏联〕弗赖利赫曼 著
王俊义 译



章鱼的触角



章鱼的触角

原著：〔苏联〕弗赖利赫曼

翻译：王俊义

章鱼的触角

〔苏〕弗赖利赫曼 著

王 俊 义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308千字 插图2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0

ISBN 7-80053-064-7/I·027

书号: 10484·027 定价: 2.40 元

主要人物表

科斯特里奇金，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小名：科斯佳）——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尉。

科尔尼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少尉。

韦尔吉佐夫，瓦西里·库兹米奇——国家安全委员会少校。

列舍托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校。

扎维亚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

利尼亚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科技处工作人员。

根纳季·波特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少尉。

斯米尔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

斯捷潘科夫斯基，瓦连京·亚历山德罗维奇（小名：瓦利亚）——飞机设计师。

奥列格·科拉洛夫（昵称：奥列日卡）——科拉洛夫教授之子。大学生。

克雷洛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代号工厂党委书记。

科拉洛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教授。

科拉洛娃——科拉洛夫之妻。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昵称：迈娅、迈卡，小名：迈耶奇卡）——医生。马特维耶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小名：沃洛佳）——代号工厂厂长。

奥莉加（小名：奥柳莎、奥莉娅）——医生，马特维耶夫之妻。

瓦尔沙夫斯基，谢苗·雅科夫列维奇——医生。

帕纽什金娜，薇拉·安德烈耶夫娜——原为白俄军官别尔戈罗多夫之妻，后为红军政委帕纽什金之妻，间谍别尔戈罗多娃——谢韦里诺娃和奥莉加的生母。

斯捷潘科夫斯卡娅，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小名：娜佳）——斯捷潘科夫斯基之妹。

帕纽什金，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红军政委，薇拉·安德烈耶夫娜的第

二个丈夫，奥莉加的生父。

玛丽亚（小名：玛莎、玛申卡）—克雷洛夫之妻。

阿尼娅·斯涅金娜—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务员。

加夫里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尉。

米哈伊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少尉。

别尔戈罗多夫，瓦西里·扎哈罗维奇（小名：瓦夏）—白俄军官，间谍，后为游击队员，别尔戈罗多娃—谢韦里诺娃的生父。

伊格纳特·梅列霍夫—党员，工人，游击队员。

丹娘—理发师，某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扎佩哈洛之女。

伊万·巴拉绍夫—飞行员，少校，丹娘之夫。

安努什卡（小安娜）—扎佩哈洛之外孙女。

卡赞斯基，帕维尔·利沃维奇—游击队员，医生，教授。

米秋欣——边防军中尉。

科瓦廖夫——边防军上校。

季亚奇科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卫生局局长，上校，博士。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小名：瓦里娅）—卡赞斯基之妻。

米沙——卡赞斯基之子。

纽霍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高级计划员、代号工厂计划处处长。

娜塔莎—纽霍夫的独生女。

阿纳托利·济滨——娜塔莎情人，技术员。

纽霍娃，克拉夫季娅·伊格娜季耶夫娜——纽霍夫之妻。

加林娜·谢苗诺夫娜（小名：加利娅）——记工员，德罗兹多夫的女朋友。

兹维亚金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机。

克雷扎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索洛维约夫——大尉。

里马——瓦尔沙夫斯基的妹妹。

亚基缅科，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著名科学家。

瓦列里·亚基缅科——亚基缅科之子。

杰尔尼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拉普捷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沃列沃伊——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尉。

季娜伊达·伊万诺夫娜——亚基缅科亡妻生前的女友，亚基缅科的女管家。

弗谢沃洛德·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博夫——仪表研究所所长，全国著名科学家。

斯梅雷赫，柳博芙·彼得罗夫娜——亚基缅科的临时女管家，国家安全委员会少校工程师。

普罗科皮·亚历山德罗维奇·扎伊采夫——护林员。

斯捷尔日涅夫——普里莫尔斯克刑事调查局大尉。

戴维斯——某外国情报机关间谍，代号“老虎”。

古利——某外国情报机关苏俄谍工处处长。

别尔戈罗多娃〔昵称：柳德卡，小名：柳达、柳多奇卡，假名：利季娅·弗拉基米罗夫娜·谢韦里诺娃（昵称：莉杜什卡，小名：莉多奇卡），塔季扬娜·卢基扬诺夫娜·扎佩哈洛（小名：塔尼娅）〕——某外国情报机关间谍，代号“女演员”，别尔戈罗多夫和薇拉·安德烈耶夫娜的女儿。

米勒夫人——某外国情报机关联络员。

扎佩哈洛，卢基扬·安德烈耶维奇——理发师，间谍。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昵称：米什卡，小名：米沙）——司机，代号“司机”，间谍。

斯捷潘·克鲁戈夫（昵称：斯乔帕）——德罗兹多夫舅父，林务员，间谍。

米努欣——原为“死亡营”监视员，代号“大力士”，间谍。

西兰季耶夫——原为“死亡营”监视员。

伊万·布拉诺夫——强盗，外号“绅士”。

约翰·本恩——某外国情报机关老板，大航空工业家，航空技术专家。

玛丽·格雷——本恩的姘头。

红头发——代号为“蝙蝠”的间谍。

目 次

第一部

意外的礼物—12.....	1
---------------	---

第二部

“驼背巨人” 哨所的疑案.....	97
-------------------	----

第三部

“病毒—2” 行动计划	203
-------------------	-----

第一部

“意外的礼物——12”





第一章

戴维斯笨重的身躯深深陷在柔软的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全神贯注地听着古利讲话。话题是关于戴维斯未来的一位女搭档。

他下巴向前突出，薄薄的嘴唇紧闭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直线，在他那大脸庞上，不时露出一丝勉强可见的笑意。当时，他那双深陷的眼睛，在挡上了窗帘的昏暗的房间里闪闪发亮，犹如两只萤火虫。因此，戴维斯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凶相。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情报局长给戴维斯起了“老虎”这个代号：不知是他的长相还是他的机智和狡诈，反正这都和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那种野兽般的凶狠残暴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现在，从他那敏锐的眼睛里，从他那低垂的头部以及整个身躯，流露出的却都是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

从得知他戴维斯得服从这位无赖的花花公子古利领导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没有摆脱开过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并且，从前他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独挡一面。可现在呢，得跟一个他并不了解的女人协调行动。

她是何许人也？戴维斯听说过她的一些情况，但从未想到过，将不得不同她一道工作。据古利这个言过其实的花花公子讲，她很精通自己这一行。是这样吗？是否可以信任她呢？

戴维斯终于抽着了雪茄烟，并贪婪地、深深地吸了一口。

“就我从您讲话里所了解到的，”他开始说，“这个女人的父亲是白俄，对吗？但愿您不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离题。您自己也明

白，我既然不得不与她一起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就应该了解这个人的全部底细。这里不存在微不足道的事……”

“请吧，这是您的权利。”

古利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走，然后停在窗前。他穿着一身缝制得无可挑剔的、与他那分成偏分头的栗色头发非常和谐的深棕色的衣服，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动作灵活也有助于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他一直在做着什么事情。

古利给自己倒了点威士忌酒，然后又舒适地坐到安乐椅里。同戴维斯的期待的目光相遇后，他又重复道：“请……”沉默片刻之后，他好象想起了什么，又接着说：

“您要知道，她父亲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来到了我们这里，当时就受雇于我们。不错，起初谁也没有重视他。那时，这里的白俄多得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过着悲惨的、听命于人的、失去个性的生活。就这样，一个留着哥萨克小胡子的、姓别尔戈罗多夫的年轻军官的出现，并没有给人以特别的印象。但这只是在最初一个时期，很快，别尔戈罗多夫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究竟怎么不同？”

“首先是他极端仇恨苏维埃俄国，”古利慢慢地、逐一咬着每一个字眼儿说。“仇恨与俄国新制度有关的一切。”

“恐怕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唱一个调儿。”

“别尔戈罗多夫胜过其他的人。您要明白，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一笔特殊的帐。”

古利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支雪茄，把尖头仔细地揪了去。他津津有味地吸了几秒钟。随后，他的嘴唇上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现出满口的金牙……

“作为沙皇军队里世袭军官的儿子，他出身于有钱的贵族家庭……革命破坏了他的这种幸福。于是，他投奔了彼得留拉匪帮^①。至

① 1918—1919年，在乌克兰进行反革命活动。

于彼得留拉匪帮的阴谋是如何告终的，无须向您烦言。当时，别尔戈罗多夫便决定侨居国外。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打算，就遭受到了新的打击，险些要了他的命……

他妻子，顺便说说，根据他带来的照片判断，是个地道的俄罗斯美女，她离开了他，跟一个革命者，好象是个工人走了。别尔戈罗多夫企图开枪自杀，枪没有打响！他神奇地得以跑到了法国，后来到了我们这儿。在整个逃跑过程中，他竟然能够带着从妻子那儿偷偷抱走的两岁的女儿。

上司下令照顾好这个孩子。小女孩受到了家庭教育。她长大些后，又被送进了我们的专门学校。在那里，教授她各种语言、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以及音乐。发现了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这一点自然也是不会被忽略的。

要说我们学校的条件，您是清楚的……她跟父亲很少见面。小姑娘从小就同所有人隔离开来，所以她极其倾心于他这个唯一的亲人。不过，她很少得到过父爱。别尔戈罗多夫所关心的主要是培养起她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使她成为自己忠实的同盟者。他经常断言是布尔什维克毁坏了他们的生活，母亲扔下她不管，让她听天由命，自己却卖身投靠了布尔什维克……

应该说，小姑娘不无天分。十二岁已能够很好地用手枪射击，流利地说两三种语言。咳，可后来……”

古利站起来，往高脚杯里斟了点威士忌酒，喝了一口。他看了一眼连酒杯都没碰的、呆然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的戴维斯，惊奇地挑起眉毛，立刻结束了谈话：

“简而言之，她年满十五岁时，已是学校里再好没有的射手和骑手啦。而且，见他妈的鬼，恐怕还是那里没有比她再漂亮的美人。

十八岁时，在她的功劳簿上就已经记有了她成功地开枪射击一个国家大使馆馆员的记录。她是从人群最密集处向疾驰着的汽车射击的。凶手当然没有找到。但这事颇引起了一番轰动。

尔后，她也完成了一系列颇为惊险的任务，其成功不亚于头一

次。也许您还记得从外交信使皮包里盗出秘密邮件的那桩轰动一时的
事件吧？那便是她最漂亮的杰作之一。”古利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为了潜入俄国去，她已进行了差不多一年的准备。她能从事几种职业。弹琴，演唱很出色……但她最主要的武器还是她对苏维埃俄国的仇恨。她简直恨不得立刻冲到那里去。我们对她的成功是有信心的。一句话，先生，您算是有了一位可靠的搭档。她自己已经制定出了详细的行动计划。请您注意，这个计划我们是已经同意的了。”

“您对她的信任不太过份吗？”戴维斯不无担忧地问。“她毕竟是个俄国人。这一点不应当忘记……”

古利那张刮得溜光的肥胖的脸上掠过一丝讥笑。他用细长的、保养有素的手指叩击着光滑的茶几面，漫不经心地说：

“您的担心毫无根据。当一个人在银行里有了巨额存款，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何况她发誓要报杀父之仇……”

“‘报杀父之仇’——怎么理解？”戴维斯很惊讶地问道。“莫非是他们杀害了他？”

“看来，是这样。问题是早在四〇年他就被派遣到了那里。在那里，别尔戈罗多夫顺利着陆，并报告说他正在接近目标。可后来……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下落不明’意味着什么呢？”戴维斯向前探了下身子。但古利却并不急于回答。他跷起了二郎腿，在沙发里微微地摇晃着身子，不时地用一只锃亮的皮鞋尖触动下不动声色地躺在主人脚下的一只哈巴狗那湿漉漉的嘴脸。

“对我们来说，这事至今还是个谜，”古利终于又开口说话。

“就算他还活着，他也会早找到方法来报告自己的情况。可他已经沉默了大约八年。他的死是毋庸置疑的。父亲的失踪一开始曾在她心里引起过一场暴风雨，她辗转不安，狂怒不已，但随后就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为了使她从这种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上司采取了一种虽说
不很新鲜、但十之八九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一次，他通知她：‘有情报说，您父亲被俄国处死……’同时，他自然不会放过在‘处死’

的细节上加以渲染的机会……其结果竟然比预料的还要好。

她发誓要毫不留情地为父亲报仇。后来，她又执行了两三次冒险的任务而使她精神大振。眼下，她拼命要去俄国，谁都不能遏止。”

古利又点起一支雪茄，补充道：

“所以说，您尽可不必担心，在整个新大陆您也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搭档啦！”

戴维斯薄薄的唇角上显出一丝狐疑的微笑。他注视着古利脑袋上方说：

“那好吧，反正对她的评价够高的。”说着，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她的代号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您还得在这里耽搁几天。近日内我们就将找到送一位‘女演员’入境的办法。”

“哼……‘女演员’。这个代号不显得太离奇了吗？不过，恕我直言，先生，一个妇道人，就算她能够冒大风险，但要去干这样危险的事，没有我的帮助，她行吗？我觉得，您对她的力量未免估计过高了……”

“她先一个人去，熟悉一下环境，适应一下那里的生活……待一切就绪，采取断然行动的時刻到来时，您再起程。”

古利慢慢地咬着每一个字眼儿，仿佛在尽情欣赏自己的口才似地接着说：

“我们局要比某些参议员和外交官有远见一些。预见到德国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早在四三年我们就致力于吸收德国情报机关来参加在俄国的工作。在占领区那些我们看来俄国人肯定要大事建设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些工程项目的地方，德国人按照我们的计划建立了一些隐蔽得很好的基地。遗憾的是，这些基地有许多被苏联侦察机关侦破了。不过，您和‘演员’将要去的那个基地保存下来了。那里有许多对您有用的东西，其中包括无线电台，所以……”

“对不起，您有没有想到过，俄国人也能发现这个基地，那归根

到底，不是连我们也会抓获的吗？”

古利带着一副冷冰冰的、鄙视的神情朝对方看了一眼。

“您别说，真想到过。一个从事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一切都考虑到。那么，您对于这一行动有什么想法？看成是一次娱乐性的环游？”

戴维斯气得两手发痒，真想揍这个花花公子一个嘴巴。可他忍住了。他的面孔依然没有表情。

戴维斯站起来，走到茶几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他端着茶杯，从上而下地打量了一下坐在那里的古利，心平气和地问：

“什么时候可以具体了解下这个计划？”

“再过整整五分钟之后，”古利看了看墙上的老挂钟，“‘演员’就到这儿来。”他也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猛一下把沉甸甸的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房间，晃得戴维斯眯缝起了眼睛。他退到房间的深处，到了古利的身后。

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小汽车、无轨电车穿梭般南来北往，人行道上行人如织。

一辆使人目眩的白色轿车停在了大门口。一个坐在方向盘后边的女人关了发动机，用力一拉，打开车门，动作轻盈地跳到了人行道上。

“瞧，就是她，”古利说。

戴维斯惊讶得差点没打起口哨来。这个年轻女人的矫健的步态以及那件紧紧地裹在身上的连衣裙，显露出她那匀称、秀美、婀娜多姿的身段。她两腿修长、晒得黝黑，脚上穿着一双小巧玲珑的高跟便鞋。头发在后脑勺上绾成一个大纂儿，衬托出她颈部和两肩的优美的线条。女人这副光彩照人、花枝招展的美姿，令戴维斯为之惊倒。

“您先到隔壁房间去，把门带上，”古利以命令的口气说。“需要时我会叫您的。”

戴维斯带着一种内心的懊丧情绪转身走出了房间，古利又猛一下拉上了窗帘。

第二章

灯光划破黑暗，刺耳的汽笛声冲开深夜的寂静，一列快车飞驰而去。

在软席车厢的一间包房里，站着一位旅客，他身子随着列车运动的节奏微微摇晃着。他两眼注视着车窗，窗外，在南方之夜的黑暗中依稀可见的房屋、灌木丛和树木的轮廓一闪一闪地向后驰去。

每当包房被闪光照亮时，便可以看清楚，这位旅客很年轻，而他那很小的唇髭、浅色的头发，尤其是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看上去很招人喜欢。他衣着简朴，就象个去度假或实习的大学生。

从这个年轻人的镇定的神色看，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提心吊胆的思绪已经一连几个小时在困扰着他。

青年人好象无意中向敞开的包房门外看了一下。在灯火通明的过道里，依然可以看见坐在折叠椅上的那个人的身影。是的，这个在那里安闲地读书人，无疑是很危险的。自打列车跨越过一条虽不很宽、但却十分湍急的河流，停在了第一个苏联的车站上的那一刻起，这位貌似大学生的青年人就觉得有人在监视着他。这位埋头看书的旅客只看了“大学生”一眼，尔后，好象根本没再去注意他；可是，只要他稍微动一动，“大学生”的内心里就警觉起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一切情况预先都是都考虑到了的……

也许，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错觉？未必。

“大学生”打定主意，好好看清楚这个坐到这里来的人。他又站了一阵子，然后不慌不忙地在过道里来回走了走，就停在了窗前。这位使青年人深感兴趣的旅客是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他的运动装下，可以猜想到那结实的胸脯和十分发达的肌肉。一双周围长着浓

密的、长长睫毛的灰色眼睛，坦诚地看着周围的人们。他时而往上理一下一绺鬃发。他仿佛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怀疑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对这位旅客经过了一番细心推究之后，“大学生”总还是坚信不疑，这个年轻人对他来说是有巨大危险的。

“大学生”离开窗户，看了看表。约莫是夜里三点左右。他一边困倦地打着呵欠，走进包房，随手关上了门。他只用把手的碰锁把门撞上，却把旁边的暗插销抛到了一边。连灯也没有开，就从行李架上取出皮箱，把它放到柔软的长沙发座位上，然后打开皮箱盖，按了下微微凸露的按钮。侧壁象两扇小门儿似地敞开了。在几个专门的小槽里放着一把芬兰刀和一套指节防卫具^①。“大学生”从槽里取出芬兰刀和一支微型手枪。

列车稍稍减慢了行速，开始爬坡了。

“大学生”打开了手电，右手拿起手枪，用手枪柄的边缘在玻璃上划了一下。他轻轻地压了一下车窗上形成的正方形，回过身来，打算把玻璃放到长沙发上。但是，玻璃的一个角碎了。碎片落到了地上，好在他接住了玻璃，把它放到了长沙发上，接着就在地上摸起来。他没能找到碎玻璃片。为了不浪费时间，这位乘客不再找了，又走到窗前，用手枪柄的边缘划第二层玻璃，然后用手指把它推了出去。

包房里顿时充满了夜间的凉意，细碎的雨珠扑面而来。

科斯特里奇金中尉一接受了任务，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案件的侦破工作。

就象一个为了争取胜利而献出自己全副意志、体力、技能和经验的战士，科斯特里奇金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服从于一个目的，就是找到那位“不速之客”。也象在通常这种情况下一样，他作了最困难的打算。在过境时，“大学生”投向检查证件人员的那副警觉的目光，迫使科斯特里奇金更留心地观察了这位旅客。他尽量不让“大学生”察觉

^① 搏斗时用以保护手指并加强杀伤力的金属具。